

家乡的山，难忘的山

陈剑飞

在老家岳井村前，有一道屏风般展开的山，横亘在与长街方向遥遥相对的西侧。山有一凹岭，叫山前岭，这是岳井前往长街的必经之路。岭头建有一个路廊，供行人歇足避雨。后来建公路时，岭口路基下挖，这路廊也不复存在。我在长街红旗中学读高中的两年，每个星期往返于这个岭口。每当走到岭口，那爽爽的山风迎面吹来，拂耳而过，一身的疲惫就随风而去，倦意顿消。站在岭口，向前可遥望风平浪静像一条玉带般的白礁水道，当地人都称为岳井洋的海湾。岳井洋一直三门湾五屿门延伸到象山泗洲头蟹钳渡，几座岛屿在岳井洋点缀着，婉如玉带中大小不等的绿色珠粒。向后看得见长街香花山以及山脚下的长亭古镇，那是一片由宋代开始围海而成的平川，阡陌纵横，河港交错。这块富饶的土地上，只见炊烟升起，鸡鸣狗吠，农户的篱笆墙上缠满了木槿花和白扁豆，乡民们拥有耕种的土地多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记得当时乡里曾流传着这样一段自夸：“中国算浙江最好，浙江算宁海最好，宁海算长街最好。”这片土地物产丰饶，人人安居乐业，乡亲们在这方土地居住，心底里洋溢着一种自豪与自足的优越感。

我高中毕业后，在岳井村当赤脚医生时，合作医疗站需每个月到长街医药公司进一回药。在尚未开通汽车客运的时候，往返几十里路只能用双脚行走，我们把双脚戏称为“11路汽车”。肩挑满满药筐，左肩换右肩，当挑到山前岭口，会坐下来歇会儿。每当驻足山前岭，总会看看岳井洋上的波涛与过往船帆，总会望望长街平原稔熟的村落与丰收的田畀。山前岭是我人生路上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驿站，对于离别家乡以后的我，是一条有着深深印记、几多牵挂的故乡岭口。

记得更小的时候，有一次随父亲挑棉花去长街石桥头轧籽棉，把轧好的皮棉挑回家，在山前岭的路廊里休息。父亲曾在解放初期经过“豆选”当上副乡长，他所了解的当地风土人情和红色革命故事，总会向我们几辈述说，他带着一份教育的责任，也带着一份对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。记得那次在山前岭路廊歇足时，父亲告诉我在山前岭的最高峰凤凰山头，曾发生过两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，一仗打胜了，一仗没有打胜。虽然当时听得懵懵懂懂，但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对这座山有了另一番的理解与敬仰。

父亲离世时，我才十五岁。对父亲所说的那场战斗描述，总是萦绕于心头，成为挥之不去愈来愈深的情结。为了见证战斗遗址和追寻遗物，在十八九岁的时候，我与人结伴从岳井出发，攀登到凤凰山头。看到离山峰很近的地方，深深浅浅的战壕依然还在，长长壕沟从凤凰山主峰沿着山形向两边延伸。我在壕沟里想挖出点弹片弹壳之类的东西，由于没有携带铁锹之类工具，只能找一根树枝去翻寻。在已经变得浅浅的壕沟里找了半天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山头上好像也看不见碑记这一类的石刻文字。虽然空手而归，但这条战壕却一直深深植入我的记忆，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交融在一起。

在白礁水道中，岳井是一个古渡口，位于石浦与泗洲头之间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1941年4月19日，侵华日军600余人登陆象山石浦。石浦沦陷后，日军分兵北上，占领象山泗洲头茅洋等地，大肆掠夺该地的磷石矿产。同年，为确保矿石运输船通行，日寇占领岳井，在王家自然村建立碉堡等据点，控制着渡口，盘踞时间长达四年。1993年版的《宁海县志》在“主要战事”章节里，专门列出“岳井之战”，记录了那个时期岳井军民奋起反抗的史实：“民国三十年6月17日晨，日军百余人由象山马岙来犯，占领宁象交界之花钱山和横山头，架设小炮和重机枪，在火力掩护下进犯岳井，乡镇自卫队第9中队稍事抵抗后，退守山前岭……7月23日上午，日军小林大队山本中队28人，携轻机枪2挺、小炮1门，由小汽艇转乘帆船登陆岳井，占据王家。乡镇自卫队第9中队对敌反击，毙敌2名，伤1名。敌在王家大楼架机枪固守，并向石浦求援。次日上午，敌80余人又在岳井登陆，并于下午3时进犯长街，乡镇自卫队据守山前岭应战，因敌火力过猛，退守山前渡。至晚，敌惧我夜袭，退回岳井。自卫队乘机追击，复在山前岭布防。”这布防的遗迹，就是我在山前岭主峰凤凰山所看到的那一段段深浅不一的壕沟。尽管当时乡镇自卫队武器装备落后，无法与日寇的机枪小炮展开大规模争夺战，但山前岭作为一个扼守的山隘，地形上还是占了上风。山前岭的阵地屏障对保卫长街，阻止日寇深入侵略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据后人查阅相关资料与访问当事人，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当年岳井军民具有英勇无畏和激昂的抗日斗志，而且还是在共产党员的参与下，进行了山前岭那场顽强的阻击战。参加山前岭保卫战的民团组织，是在中共宁海县委青运委员徐孝慰（时任山前小学校长）的策划下，找到当地大户出资，收拢社会上的枪支，才组织成立的。民团作为地方武装的一支有生力量，地形熟悉，人员众多。民团组织和派驻岳井的县乡镇自卫队中队一起并肩作战，在山前岭积极构筑防御阵地，分段把守，协同阻击日寇向长街方向进犯。

八十年时光匆匆流逝，当年轰隆的枪炮声已经远去，几次拉锯式的战斗已化作了县志中的一段文字。但在文字的背后，我依然能读出岳井村那些辛酸泪痛的往事，读出岳井乡勇们保家卫国的英勇气概，也读出父亲在叙述山前岭这场抗日战事中，对武器装备悬殊的那种感慨与无奈。当时的岳井军民不缺外御日寇的顽强斗志，不缺据险扼守的有利地形，唯一缺乏的是武器装备。当时自卫队和民团组织如果也有机枪与小炮，日寇想在岳井盘踞四年，是绝无可能的事。

岳井沦陷后，失去山前岭阵地保护的长街平原，只得依靠第二条天然屏障——车吞港进行抵抗。但是一条不宽的海港怎能和一座山隘的把守相提并论，山前岭阵地失守，日寇就轻而易举地四出劫掠长街平原。据统计，在日伪盘踞岳井的四年的时间里，长街守军进退作战，与日寇发生大小战斗三十余次。长街多次失守，附近村庄也多遭劫难。长街官兵牺牲27人，百姓被杀36人，出征人员下落不明130人。这兵荒马乱的岁月，失踪的人往往受到多种原因的加害而无法找到。特别在沦陷区的岳井村，百姓天天提心吊胆，过着非人的生活，晚上被囚禁一样，根本不能出门，也不敢点亮灯盏。岳井村好多老人在他们一生的记忆中，至死都蒙着这苦难与惊恐的战争阴影。

现在的岳井村中，高高树立着一块像埃及方尖碑一样的“铭记碑”，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不断有学生及有关人士前来参观。铭记碑中有这样一段碑文：“罹难最重的莫过于滨海渔村王家。1941年7月27日，日军一个分队陆续在王家码头登陆，后在此设据点、筑碉堡、围铁丝网、搭瞭望台，使这仅三十六户的村庄成了人间地狱。全村房屋除留作据点外，其余143间全被焚为废墟。附近山林被烧光，粮食和牲畜被抢走，大批无辜百姓遭奴役、侮辱，甚至惨遭杀害。仅王家据点就杀害了27人，其中最大的72岁，最小的3岁……惨死之状目不可睹。”整整四年的腥风血雨，日寇在岳井村积下了深重的罪孽。岳井洋是一条有记忆的洋，它不会忘却那段深深伤痛与仇冤的历史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，日寇占领岳井村亦将近八十年了，当年曾目睹劫难的人们多已作古，只有“铭记碑”的文字留了下来，只有山前岭凤凰山主峰的壕沟依然存在，它们像一个个默默的证人，在无声诉说着那硝烟、那悲伤、那不堪回首的烽火岁月。现在每当我回老家岳井，总是禁不住要瞧几眼山前岭上的凤凰山，因为它不仅仅是我老家的山，更是一座英雄的山，一座飘过战斗硝烟、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山，一座人生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山。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中所言：“踏遍中华窥两戒，无双毕竟是家山。”

